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萌芽月刊

第一卷 第一期

(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寒

第一卷

1

1930

刊

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出版

本 刊
禁 止
轉 載
翻 印

編輯者 萌芽社

發行者 光華書局

發行所 光華書局
上海四馬路

定價
每冊二角五分
預定全年
十二冊二元五角
半年六冊一元三角
國內郵費
在內
國外郵費另加

“萌芽”啓事

(一) “萌芽”爲刊載現今文藝作品及評論之定期刊物，月出一期，每年二卷（六期爲一卷）。

(二) “萌芽”收登同人外的來稿；但在第一卷內，因翻譯和介紹，已有預定計劃，不收任何方面的翻譯稿件。自作的稿件，不論小說，詩歌，隨筆，地方寫實，以及關於文藝或社會的評論，均所歡迎；但對於文藝或社會取了輕浮的態度，或故意歪曲的稿件，以及只攻擊個人而並無社會意義的文字，概不收登。

來稿在“萌芽”上刊載後，致送酬金每千字一元半至二元，看每期稿件多少而定，版權作者保留。但來稿請寫明通信地址；如預先聲明須寄還原稿並附有郵票者，無論登載與否，均可寄還原稿，否則概不寄還。

(三) “萌芽”同人，甚願接受讀者們對於內容或編輯上的指教，以補同人等之不足。

(四) 來稿及關於“萌芽”的信函，由光華書局收轉。

“萌芽”影印本出版說明

“萌芽”月刊，魯迅主編。1930年1月創刊，上海光華書局發行。這個刊物着重介紹無產階級的文艺理論和文学作品。自第三期起成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機關刊物之一。從1930年1月5日起，共出版五期。第三期為“三月紀念號”，紀念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巴黎公社；第五期為“五月各節紀念號”，紀念五一和五卅。出至第五期為國民黨反動派所禁止。第六期改名“新地”，僅出一期。“萌芽”月刊為25開本。1959年11月根據原書影印，共印2,500部。

上海文艺出版社

萌芽月刊

第一卷 第一期

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出版

內 容

M. 戈理基像.....卷首

A. 法兌耶夫像卷首

現代俄國文學作家底自傳.....1

一 M. 戈理基底自傳 亦還譯

二 A. 法兌耶夫底自傳 亦還譯

藝術社會學之任務及諸問題 9

V. 弗理契作

雪峯譯

潰滅	21
A. 法兌耶夫作小說	魯迅譯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	71
新俄克慈涅錯夫作詩二篇	成文英譯
奶媽	77
小說	金枝作
夜巡兵	103
亞美尼亞 A. Aharonian 作小說	蓬子譯
報復	119
小說	張天翼作
關於託爾斯泰的一封信	145
M. 戈理基作	柔石譯
“King Coal”	167
隨筆	白莽作
藝術學者第理契之死	177
藏原惟人作	雪峯譯

社會雜觀183

- | | |
|---------------|-----|
| 一 流氓的變遷 | 魯迅作 |
| 二 新月社批評家的任務 | 魯迅作 |
| 三 胡適主義之根柢 | 連柱作 |
| 四 文學家兼政治家 | 溧西作 |
| 五 關於孫福熙先生底政治觀 | 溧西作 |

藝術形成之社會的前提條件195

- | | |
|---------|-----|
| 關於藝術的斷片 | 洛揚譯 |
|---------|-----|

祭禮199

- | | |
|------|------|
| 地方筆記 | 沈子良作 |
|------|------|

通信211

- | | |
|---------|-----|
| 赴德意志的途中 | 迹餘作 |
|---------|-----|

編者附記217

現代俄國文學作家底自傳

亦 還 譯

I. M·戈理基底自傳

一八六九年三月十四日，生於下諾甫哥羅（Ni-Novogorod）。父親是軍人的兒子，母親是一個城市的紳女，祖父是尼卡拉亞第一世的軍官，因虐待部下被免職。祖父秉性嚴直，行事不苟，父親在十歲至十七歲間，共有五次從祖父那裏逃了出來。他在最後的一次，竟得永遠脫離了家庭——從托巴爾斯克（Tobolsk）步行到下諾甫哥羅，在那裏做了覆布匠的藝徒。很

明顯的，他是一個才智兼備的人，在二十歲時，便已被任爲哥爾靖（Kclchin）輪船局在阿斯脫拉漢（Astrokhan）分局的總經理，一八七三年，從我這裏傳染了虎列拉的惡症，竟不幸死了。據祖母的傳說，他是很聰敏，很和藹而又很愉樂的一個人。

外祖父是一個伏爾加（Volga）河畔的苦力，經過三次的遠行，遂成爲白拉甯（Balakhin）商人石也夫（Zaev）的商隊的商品代辦人，不久又從事於染紗的操作，獲利頗厚，積錢很多，乃在下諾甫哥羅開設一個大規模的染坊。不數年間，他在城市中購置了幾座房屋和三個作坊，織花紋，染物料，營業很爲發達，他又被選爲行會會長，連任至三年之久，後因推選舉手工業首領落第，認爲莫大恥辱，亦遂辭去行會會長職。他是一個很迷信的人，專橫吝嗇至於極點。活了九十二歲，在臨終的前一年——一八八八年，他是染過癡癲症的。

父母結婚是出於他們自己的主意的，因爲外祖父對於無親無眷的而前途又沒把握的人，當然不肯將親生的痛愛萬分的女兒輕易許他的。我的生活絲毫沒有受過我母親的影響，因爲母親以爲父親的暴率，原因是在我身上，所以她不甚愛惜

我，不久又到別處去，將我交在外祖父手裏，開始受辟薩梯爾（Psoltir）和却沙司洛夫（Chasoslov）的教育。七歲時進了學校，一共讀了五個月的書，無絲毫的成績，對於學校的校規和同學們，又是非常仇視，因為我所最喜歡的是離羣的生活。在學校裏染了痘瘡，便拋棄了學校，此後也就沒有機會求學了。在那時候，母親因肺勞急症而死了，祖父為此懊喪得很長久。外祖父的家庭，人口是很龐雜的，有二個兒子，都已結婚，生有子女，但除外祖母外，沒有一人是愛我的，外祖母是一個很慈謫而又謹慎的老年人，我將盡一生之力來表示我對於她的敬愛。叔父們喜歡過着闊綽的生活，就是說，他們在飲食的時候，須飲個痛快，吃個飽滿。沉醉是很尋常的事情，沉醉後就相互毆打起來，或同客人鬧起架來，有時同自己的妻子吵起嘴來。這一個阿叔毆擊他自己的兩個妻子，另一個毆擊他自己的妻子。有時也把我毆打，所以在這一種環境之下，當然談不到什麼智力的影響了，況且我的左右親友都是一些目不識丁的人們哩。

八歲時，我就在一家鞋舖中做學徒，作了兩個月的工，因為掉翻一個沸騰得炙手的湯，就被送回到外祖父那裏去了。祖

父爲增長我的體力起見，又將我送到圖案家做徒弟，一年後，因生活條件的痛苦，便又離開，在輪船裏做了廚師的徒弟。廚師名米哈以爾·容託諾維支·史慕利（Mikhail Antonovich Smury）是一個年青的退伍的下級軍官，而又富於體力，深思博學的人；他引起了我對於讀書的興趣。以前我是仇視一切的書籍和報章的，但經過我這先生循循教誘的結果，就使我深信書籍中有無限的意義，我也愛讀起書來。第一部使我廢寢忘食的是“關於兵士迎救大彼得的故事”這冊書。史慕利曾有不少的箱匱，裝着皮製的小小冊子，這可以說是全世界上最爲光怪陸離的圖書館。愛卡爾好森（Akkarthauzen）的傑作與涅克拉梭夫（Nekrasov）的著作，攙雜在一起；安娜·拉喀利弗（Anna RadkliPh）的書籍與“近代名人著撰”又放置在一起。這裡有六十四年代的“火星”報與“信石”以及小俄文字著述的一切書籍。

從那時候起，所有的書籍一經過我的手，我就差不多都覽閱了。在十歲時，即開始作日記，從生活中及書籍中所感受到的心得和感想，全都記起來。以後的生活比較得複雜了：販賣神像，做過格獵士——蔡利正（Griaze-Tsaritsin）鐵路的路警，

在陋室中住過一個時候，周遊全國者好幾次。一八八八年，在喀山（Kazan）爲旅客，開始與學生們相識，並參加自修班的工作；一八九〇年，我就感覺到在智識份子中鬼混，不是一個辦法，因又開始了流浪的生活。從下諾甫哥羅，蔡利正，唐（Don），烏克蘭，直至倍薩拉比亞（Bessarabia），再由倍薩拉比亞到克里姆的南岸及黑海的科彭（Kuban）。一八九二年十月寓於蒂佛利斯（Tiflis），在“高加索”報紙上第一次發表了我的著作——“Makar Chudra”。這篇文章頗受一時人們的讚揚，自移居於下諾甫哥羅後，漸從事於小說，次第發表於“伏爾加”報上。該報樂於接受我的小說，每一次都有發表的機會。寄到“俄國新聞”報去的“Emelian Pilae”，亦蒙揭載。這裏我不能不有這樣的一個聲明，就是各地報章之易於發表這一類新進作家的文字，確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我認爲這種事實，不是證明出自編輯者的善意，便是他們缺少一種文學的根底。

一八八三年與九四年間，我在下諾甫哥羅纔與科洛連科（V. G. Karelenko）相識，他在文藝上給與我的幫助，我是沒世不忘的。他所指示給我的，實所謂罄竹難書，我得益極深。所以我的第一個教師是當過兵的史慕利廚子，第二個是辯護士

拉甯(Lenin,)第三個是“超社會”的卡留齊尼(Kaluznii),第四個要算是科洛連科了。

我不願再寫了,在我回憶這幾個故人的時候,我已不禁爲之神往了。

M. Gorky

2. A.法兌耶夫底自傳

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生于忒威爾(Tver)省底庚拉赫(Kimrakh)。在早期的幼年時代,多在維里納(Vilna)過去,後來是在烏發(Ufa)。至于我底幼年及少年時期,大部分是和遠東各地及烏蘇里南境結在一起的,這是因爲我底父母,在一九〇七年或一九〇八年,曾移住到那些地方的緣故。我的父親是陣死于一九一七年的,他是一個醫士的助手;母親是一個醫士的女助手。他們多半是在烏蘇里一帶工作——有時在日本海岸,有時在依曼(Iman)河上流,有時在道比赫(Daubikhe)河,最後一次是在依曼縣之屈哥也夫克(Chugvevk)村落工作

——屈哥也夫克是一個山林的村落，離烏蘇里鐵道有一百二十俄里之遙。我父親是從入了屈哥也夫克村籍以後，始得購置田產，從事于產麥的生活的。

我最初求學於海參崴的商業學校（沒有在該校卒業，至第八年級我就脫離了），夏天多消磨于農村，為家庭助手。

一九一八年秋，纔開始為××黨工作，——在哥却克反動勢力下做祕密的工作。當游擊隊反攻哥却克及協約國聯軍的時候（一九一九至二十年，）我也是參加游擊隊工作的一個，自哥却克覆滅以後，我就服役于赤衛軍（當時稱為遠東民衆革命軍），與日軍作戰，一九二〇年四月間，在沿海一帶，與謝米諾夫作戰，一九二〇年冬，則從軍于薩拜喀爾（Zabaikal）。

一九二一年春，被推為第十屆全俄××黨代表大會的出席代表，被派赴京（莫斯科）。我在那時和其他同志們——約占大會出席代表十分之四或三的同志，前往克朗斯喀特（Kronstadt）去平服那裏的叛變。不幸受傷（這是第二次），診視了幾次，便退伍回來了。不久即肄業于莫斯科的鑛業中學，至第二年級，即行退學。是一九二一年秋起，至一九二六年秋止，我做了不少黨的工作，——有時在莫斯科，有時在科彭（Kuban），

有時在拉斯托夫 (Rostov)。

我的第一篇創作“氾濫”，作于一九二二年至二三年間。
“逆流”那篇小說，作于一九二三年，“潰滅”那篇長篇小說，是
在一九二五至二六年間作成的。

一九二四年，我是從事於“Udage之最後”的長篇創作。

1928, 3, 6.

A. Fadeev

藝術社會學之任務及諸問題

V. 弗理契 作 雪峯譯

這論文底任務，是在記述那也可稱為“藝術社會學”的，還沒有存在，還沒有被創造的藝術學部門之內容和問題。

首先，不可不將這概念下了定義。

倘若我們，說到例如十八世紀的法國藝術，或現代俄國藝術那樣的，藝術底任何部分的場合之社會的（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或者說到任何藝術家（林布蘭（Rembrandt）或華斯納錯夫等等）底藝術之社會學的研究，那麼那是完全明白的事，並無註釋之必要的。因為在這裏，問題是在說明所與的藝術或所